滬戰

（野史）

戰事延長、商業停頓、直接間接受其害者、不止敵我兩國也、詩以曉之、

妻寡兒孤痛。雙方淚不乾。同文同種國。底事自摧殘。

陽明輸學說。製造大和魂。教訓兼生聚。何曾解報恩（此其致富致強之遠因）

衣食於吾賴。通商夙善親。金錢輸出夥。養虎反傷身。

奪我朝鮮去。台灣又屬他。鯨吞心未足。一蹴舉遼河。

海上原公共。其如破壞何。得隴還望蜀。昕夕炮聲多。（日人借公共租界作戰列強不能禁止）

自衛空言耳。僑民失業冤。流離千萬數。叵國苦難言。

蓄意吞歐亞。泱泱大國風。田中遺毒策。夢想主人翁。

東瀛健男子。來作國殤雄。一擲拚孤注。軍人盡化虫。

大政操軍閥。橫行任浪人。不成邦組織。我亦效東嚬（日人譏我無組織之國家良然然彼自問如何）

師行悖仁義。居殺及平民。文化淵源地。都成一炬塵。

師入由租界。昭昭衆目瞻。可憐工部局。難使職權嚴。

九國簽公約。居然犯不嫌。何心英美德。遏止尚遲淹。（美國尚有詰問他國不聞起繼）

驕兵無必勝。敗績屢聞聞。不解師傾國。專攻十九軍。（日人宣言專與十九軍爲敵）

俠義吾民性。傾囊接濟多。一心同一德。戰勝在人和。

名實多違戾。金錢仗惡魔。方開軍縮會。軍實又輸他。（風聞某某兩大國曾賣軍火與日騰載各報）

及今須覺悟。讓步莫逡巡。鷸蚌交疲日。漁翁是孰人。

捷報聲中之失意者

（一賊）

□六小時佔領上海後之市長

今大戰已逾月矣、捷報傳來、凡屬國人、罔不鼓舞、然聞我軍勝利而懊喪欲絕者、亦未必無人、此非人之性情有異、蓋其利害有不同也、依余所知、若上海之一名人某某亭是已、某某亭親日素著、平生專一爲虎作倀、吞噬同胞、此次戰事未起之初、日人揚言以六小時佔領上海、而佔領上海後之種種佈置、罔不計畫就緒、若某某亭爲上海市長、亦其計畫之一端也、故當鹽澤司令初下總攻令時、凡我同胞、無不倉皇變色、知大禍之將降、而彼日本領事暨司令以下、則方以爲六小時後之上海、將爲我矮子之天下矣、無不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、一隻手如意、一隻手算盤、即候補上海市長之某某亭、亦方以爲六小時以後、將身履實缺、手舞足蹈、一隻手如意、一隻手算盤、詎知日本第一次總攻既敗、某某亭恍如背脊上一勺冷水、兩度增兵、第二次總攻、又遭慘敗、某某亭乃不得鎮日價長吁短歎、搗枕捶牀千萬遍也、嗚呼、余苟爲賣國奴者、猶將罵十九路軍之惡作劇、何況將任上海市長之某某亭乎、何況候補上海市長之某某亭乎、

□向後轉□二

倭軍寇滬開篇

（陸士諤）

亞洲霸國號東洋。直撞橫衝慣逞強。殺人放火家常飯。擄掠奸淫是本行。去秋攻取東三省。偏遇着不抵抗將軍張學良。錦繡山河頓變色。四億人民心痛傷。齊心不買東洋貨。矮子雙脚跳斷腸。歐美貨。大銷場。矮子頓時起不良。兵船開進吳淞口。壓迫華軍退上洋。狂言四小時奪取吳淞口。新闢租界屬東洋。蔡廷楷。意氣昂。手下軍兵個個強。殺得鹽澤收。野村傷。埴田司令意茫茫。那些東洋兵。不是死。就是傷。軍火雖好無用場。你飛機我只當你穿雲燕。你大砲我只當你放砲仗。問你東洋人。究竟含收場。站在人前有何面龐。

前線之絲綿馬甲

（郁馥）

邇來捐助絲棉馬甲者甚衆、計其代價、每襲僅兩元五角左右、可謂價廉而物美也、其色以記者所見、則有四種、一係絲織品、紫紅面而妃紅裡、此種數量甚少、價亦稍昂、其他三種、則均屬棉織品、一條子廠布、二爲淺藍愛國布、三則係陰丹士林、此三項中、以陰丹士林爲最多、聞有若干件中、內且繡一紅絲勝字焉、各軍士之御此者固衆、然堆積一隅者、亦未曾無之、此衣剪裁均出諸、平日養尊處優、不事縫紉大家閨秀之纖手、是亦足證今日我國民氣之一斑也、

●　●　●

廟行血戰記

（寄鳳）

廟行鎮血戰七日、日方既蒙重大損失、而我軍亦有若干傷亡、日來戰事雖稍岑寂、然未來之大戰、一俟日援軍佈置完竣、必又將爆發也、當廟行激戰時、我軍曾兩度幾瀕危殆、幸經十九路軍趕往應援、始得轉危爲安、其第一次之往援者、爲六十一師副師長張炎、率部兩營激衝、得復原有防地、第二次往援者則爲七十八師區壽年所部之一團、初區調往應援時、日機方沿途擲彈、率軍之長官、卽慮爲日機察出、距方出發、忽陰雲四合、日機以氣壓關係、不能飛騰、及抵目的地、忽雲翳四散、日機乃復軋軋盤旋上空矣、以迷信而論、此中殆有天也、

十九軍之紀律嚴明

（公評）

自交戰以來、我十九軍之守無不固、攻無不克、忠勇奮發、所向無前、他師亦聞風興起、爭先恐後、以多殺敵人爲快、外人之觀戰者、相與交口稱譽之、謂之歐洲大戰中所未曾有之氣概、而日之四易大將、屢請援師、尤足爲潰敗不軍之明證、論者謂我軍制勝之原因、統將親臨前敵、與士卒同甘苦、士卒亦能深明大義、視國爲家、抱生死俱榮之一念、故雖經兼旬以外晝夜血戰之久、而兵氣如新發於、愈接愈厲、敵軍僉驚呼歎賞、比諸岳家軍之屹然難犯、其尤可欽敬者、師行所至守嚴犯律、不輕動鄉鎮之一草一木、離散之老弱婦女、必爲之輸送後方、置諸安地、簞食壺漿之饋、必婉辭固却、非主帥之命不敢受、以視日軍之毫無紀律、奸淫賊盜、無所不爲、有天淵之判、宜其守無不固、攻無不克也、壯哉此十九軍、偉哉此十九軍

大可近作

□倭難逾月、始得佛影呂塵消息、賦此寄之、幷似竹鳴瘦狂、

驚烽一夕照江干。咫尺興成路百盤。虎豹當關魂未定。風波[illegible]地夢難安。光村同谷攜家在。紫鳳天吳拭淚看。何日市樓重執手。緘詩先與訊加餐。

新聞記者戰區歷險記

（怒潮）

槍林彈雨危機四伏之戰區、除作戰將士、暨救護人員外、蓋鮮有人甘冒危險、涉足其地、新聞記者、因負有採訪新聞之使命、故輒亦身歷險境、在戰區刺探消息、攝取相片、報告讀者、自暴日侵滬、戰事開始、兩軍相持、已屆一月、如報館暨通訊社記者、在戰區所歷之艱險、亦數見不鮮、茲將記者所知、約略記之、諒亦讀者所樂聞也、

時事新報記者原洗凡、於戰端開始之日、乘該館自備之汽車、赴閘北採訪新聞、當時因形勢緊張、路上通行困難、遂將汽車暫寄五區某警署、飭車夫先歸、本人則步行各地、視察戰區、時值兩軍戒備森嚴互相接觸之際、沿途非常危險、到處發生障礙、直至次晨七時、始繞道小路返館、然已飽受虛驚、面無人色矣、至該汽車則于次日被日飛機投彈、與某警署同時焚燬云、

新聲通訊社記者王迺勛、某日駕機器脚踏車、赴閘北採訪消息、中國軍隊之防線、均一一通過、迨至北四川路一帶之日軍防線、遇見防守日兵即對之微笑頷首、進行如故、日兵誤認王君爲日人、未加盤問、至第二防線時、亦如之、至第三防線、被駐守日兵阻住、查問、王君不諳日語、以英語答稱爲某日報記者、日兵遂將其全身搜查、因無何種可疑物品、始復被釋、當時王君雖態度鎮靜、然其心頭、固已似小鹿之亂撞矣、

申報攝影記者王小亭、於日前偕某西報記者、赴日軍陣地攝取戰地照片、王君化裝爲西記者之汽車夫、以避日兵耳目、迨至戰地、西記者下車去、王君則留守車中、未幾、見有日兵一羣、抬屍而過、王君急以攝影機攝之、適爲日兵瞥見、將王君捕獲、將解赴司令部去、幸西記者返、力爲辯白、證明王君爲伊之車夫、始獲脫險、苟西記者遲返數分鐘、則王君之危險、將不堪設想矣、

國聞記者朱永康、前日赴大場方面、採訪新聞、至則有日飛機二架、翱翔天空、偵察我方形勢、未幾、機身降低、投下一彈、離開朱君僅數碼之遙、目覩當場炸斃衣西裝行人一、士兵一、苦力一、不禁爲之毛骨悚然矣、觀於此、則新聞記者於戰區內採訪消息、其危險亦不亞於前線之作戰將士焉、